

目 录

为《汝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说几句话……何大群	(1)
汝城县建制沿革……文史委	(2)
四十年代和八十年初汝城县城街道图……赵远光	(4)
阳光雨露洒汝城	
——回忆汝城县解放的三、四天……朱上炯	(6)
九死不悔献毕生——张琼传略……周万明	(9)
彭总到汝城……朱 博	(13)
启明学校——青少年革命的摇篮……欧阳惠	(17)
抢县印……古小白	(21)
汝城县参议会的真相……胡代焯、何秉松、叶佳英	(24)
国民党的“国大”选举……朱寿臣、朱劲生	(33)
汝城县青年党的始末简介……朱上泰、陈明儒、朱达人	(40)
湘南粤北地下游击队乐昌联络站……朱上轼	(45)
雄狮武工队二、三事……朱上泰	(52)
忆汝城城厢警察所起义……胡昭仁	(57)
热水起义经过及斗争概况……熊俊伟	(62)
汝城书商和印刷业简史……朱承德、朱寿臣	(67)
汝城“中山公园”纪实……朱劲生	(71)
汝城杉木名产——东河木、西河木……朱孝经	(73)
文 塔……文史委	(78)

为《汝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说几句话

何 大 群

《汝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选登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这对于汝城人民，了解过去和推动未来的发展是有益的。

汝城地处湘粤赣边区，有良好的地利资源，人民勤劳纯朴，但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经济剥削，以致人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地利资源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而历代都有一些先进人士，为改变汝城的落后状况，奔走呼号，奋斗牺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汝城人民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社会。要使青年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就不能单靠抽象说教，而必须提供具体生动的客观事实。因此，资料的编写，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构，力求准确，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反复核实，做到内容丰富又准确，那么其所起的作用就更大。

汝城县建制沿革

文史委

汝城县地处罗霄山脉诸广山之南端，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概为“八分山地一分田。一分水（面）道（路）和庄园。

汝城于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属楚南边境；秦时（公元前221年～前206年）为长沙郡郴地；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置郴县为桂阳郡治所；东汉（公元25年～220年）时，地属汉宁县（今之资兴、汝城、桂东）；三国时（公元220年～280年）属吴地改称阳安县；西晋（公元280年～317年）（晋265年建国，280年灭吴）改阳安县为晋宁县；东晋（公元317年～357年）仍曰晋宁县。

东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析晋宁县地置汝城县，汝城置县始此。辖境是今之汝城、桂东，属桂阳郡。面积共3850平方公里，县治在今县南约十五里的泉水乡城郭村。遗址犹存。

南北朝时（公元420年～589年），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废晋宁、汝城二县，置卢阳郡，领县一——卢阳县。面积6517平方公里。郡、县治均汝城故地。

隋（公元581年～618年）初，废卢阳郡，卢阳县属郴州。

唐（公元618年～907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卢阳为义昌县，县治在今县南五里许的泉水乡福水村的城头寨、城下自然村之间。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避唐庄宗李存勖的祖父李国昌之讳，改义昌县为郴义县，县治仍城头寨附近。

宋太平兴国初（公元976年），避太宗赵光义讳，改郴义县为桂阳县，三年（公元978年）县治迁现县址。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析桂阳县之零陵、宜城二乡置桂东县。自是桂阳、桂东始各为一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因湖南有两桂阳，改复东晋旧称为汝城县。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为汝城县。公元1958年汝城、桂东两县合并为汝桂县，县治原汝城县址。公元1961年，汝桂县分县，仍为汝城县。

四十章代 汝城县城街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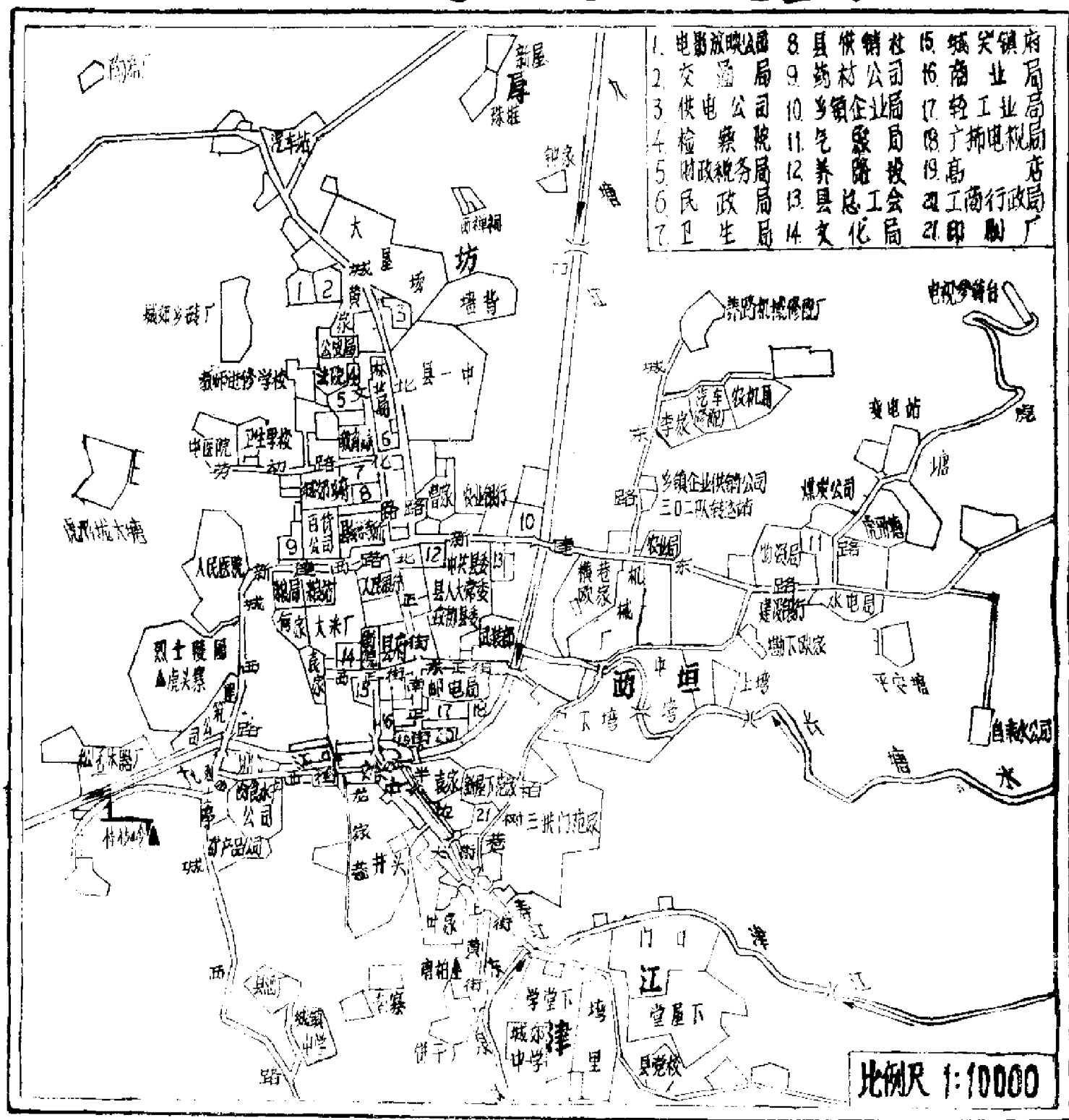
The map illustrates the urban layout of Ruicheng County, featuring a central city wall with numbered streets (1-24) and various landmarks. Key locations include the County Government (县政府),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县公安局), and County Education Bureau (县教育局). The map also shows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including the Jiu River (九江) and the Jiu River Bridge (九江桥).

Legend:

- 1.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3.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4.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5.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6.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7.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8.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9.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0.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1.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2.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3.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4.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5.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6.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7.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8.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19.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0.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1.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2.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3.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 24. 城隍庙 (City God Temple)

Scale: 比例尺 1:5000

八十年代初 汝城县城街道图



阳光雨露洒汝城

——回忆汝城县解放的三、四天

朱 上 炯

太阳的光芒，从东岗岭的山坳上穿透林间的晨雾，照射在汝城的文塔上、城墙的雉堞间。这时候，县城的西北方向，隐隐传来追击刚从县城败退出来的省保安警察第十一团残部的枪炮声，敌我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鏖战。这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清晨。

突然间，桂枝岭的山麓上出现了一支短小精干的便衣队伍，他们敏捷地穿过了上黄门、四湾村、西垣的大厅门，跑步前进，霎那间就越过了益道小学门前的小桥，向县城东门挺进。沿途的村民都怀着喜悦的心情，庆幸县城的解放。有的爽朗地交谈着：“这就是陈达伟、朱上炯他们的小鬼班。”

小鬼班进入东门后，七个游击队员像猛虎下山一般，雄纠纠气昂昂地冲进了刚刚被敌人搞得乱七八糟的“县衙门”。县太爷的房间内，撒满了敌人临撤退前撕碎的许多文书档案、公文散页。电话机、办公桌，还静静摆在那里没有移动，还来不及把所有的重要物资劫掠干净，就匆匆地逃窜了。

领队的同志，当机立断，一面派人站岗放哨，维持县

府周围的秩序；一面派人到县党部、建设科、救济院、邮电房去保护那里的文书档案、公共财物，使之不为暗藏的敌特残余份子的破坏；一面向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宣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政策，张贴事先印好了的大小传单。

八时三十分钟左右，由湘南支队司令部委派的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朱汉樵、副主任朱亚林率领四十余人的队伍，进入了县政府的办公室、田赋管理处、财政科等处。两支队伍汇合之后，很快就商定了收治战伤人员，运送饭菜到前线，支援追歼保警十一团李可才残部的战斗等后勤工作。不久，南门口、中大街、上黄门都同时响起了庆贺县城解放的鞭炮声。公义行、振益祥等商贾店东，派出了代表，前来军事管制委员会临时办事处，表示祝贺和慰问，有的挑米挑油，有的送肉送蛋。县政府前，一时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进进出出，大家都赶来看热闹。军管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司其职，忙个不停。

不久，通往四乡的电话也恢复通话，邮局照常收寄邮件。城内的十字城街、南门大街和城外的西街、中大街到上黄门等主要街道，照常经商营业。党政军民之间，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呈现出一派和煦气氛。

下午正式派任了全县十二乡镇的军管会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和各部门的分管干部。同时，还建立县直属中队，分驻城区附近，维持秩序。原雄狮武工队留下的部份成员，与新吸收参加的青年农民、青年知识份子，又组成了一支能文能武的县武工队，负责肃清残余土匪武装，对付暗藏匪特的破坏捣乱。并分派出部份武装，保护工作队员，深入到平太、田庄、仁治等乡镇所辖自然村，发动群

众建立农会，宣传二五减租、清匪反霸的重大意义。

下午湘南支队司令部又派出了部份文职人员，赶到县城来了。在工委李同文、金扬等的率领下进驻了县银行三楼。随即选定了成教女校做为培训干部的处所，第二天就招收了约120人的青年知识份子，开办了第一届学习队。班主任分别由金扬、唐麟兼任。湘南支队的许多骨干都承担了讲课任务。与此同时，围歼李可才和胡风璋的战斗仍在继续紧张地进行。第三天，粤北一支队、粤北二支队约300余人到达下垮村；郭垂延率领第二大队，也从桂东调到下垮附近，参加围攻胡风璋的战斗。第四天胡风璋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 and 政策攻心双管齐下的情况下，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手段，交出一些破烂枪支、用盐水煮过的子弹和一些生活物资，勉强接受了我们的劝降条件，而骨子里却企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之后，全县境内基本上没有发生较大的战斗。我们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民主建政、剿匪、征粮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只好从公开的对垒，转变为秘密的捣乱。斗争的形式，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九死不悔献毕生

——张琼传略

周 万 明

张琼，又名朱舜华。湖南省汝城人。一九〇二年生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自幼过着闺阁千金的小姐生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激荡着湖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受到先进思想影响的张琼，冲破学校当局不准出大门参加校外活动的禁令，邀了四个进步女同学爬围墙跳出了校门，一口气跑到雁峰寺，听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演讲。从那以后，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决心从剥削阶级家庭中解放出来，走革命的道路。在斗争中它结识了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从事革命活动的杨开慧同志，并和毛泽东同志建立了联系。

张琼的革命行动被父亲认作大逆不道，父亲把她关进花园的书房里，不许出门。张琼焦思苦虑，不能脱身。正在苦闷时，杨开慧同志来看她，偷偷塞给她一张字条，原来是毛泽东写的：“要出来，只有绝食。”张琼看后，豁然大悟。立刻进行绝食。果然，父亲对她无可奈何，只好说：“你自愿出去吃苦，可别后悔。”张琼果断地说：“我决不后悔！”从此，张琼便与她的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决裂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她离开衡阳，到达长沙，找到了杨开慧同志，并住在她家。毛泽东和杨开慧成了她亲切而严格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九月，由杨开慧同志介绍，她在自修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干革命不容易，要吃得千辛万苦，你受得住，就干下去，受不住，就回家那个大花园去。”张琼笑着说：“要是受不住，我就不跑出来了。”翌年三月初，在毛泽东、杨开慧的介绍下，张琼与共产党员贺恕结婚。婚后不久，党派她到湖南水口山矿区开展工人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了庆祝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全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敌人从衡阳调来一连兵力进行武装镇压，形势十分紧张。组织上把一卷党的重要文件交给张琼，对她说：“你要用生命保住文件，否则，你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琼赶紧将文件包扎好，悄悄跑到后山藏起来。这时，一群敌人象饿狼扑食般闯进了俱乐部。张琼刚一进门，敌人就把她团团围住，吼叫着：“快把名单交出来！”“名单？”张琼故意拿出一本学生花名册给敌人看，敌人狞笑一声，用枪托朝她打去，狂叫道：“别耍花招，将党员的名单交出来！”张琼平静地说：“我是教书的，只有学生的名单！”敌人得不到密件，老羞成怒，见她怀孕在身，便用脚踢她的肚子，将几个月的胎儿踢死在腹中。张琼顿时痛得昏死过去。敌人以为她死了，只得空手而归。党的机密保住了。工人冒着危险将张琼抢救出来时，她已奄奄一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张琼受党的委派，在衡阳庙溪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他们白天在

山上抓紧军训，夜晚下山到衡阳城郊袭击反动武装，打土豪，分钱粮，夺枪枝。敌人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放出话：

“游击队的领导人四十八小时之内不投降，就杀光他们留在衡阳城内的家属。”上级领导考虑到张琼有两个孩子在城里，便来征求她的意见。张琼明确表示：“为了革命的利益，我牺牲自己一切！”第三天，丧心病狂的敌人果然冲进张琼的家，几刀就砍死了她三岁的男孩。敌人正准备砍她八个月的女孩时，孩子的外婆不顾自己的安危，急速抱着外孙女冲出了虎口，从此音讯杳然。惨无人道的敌人将杀害的男孩钉在门板上，贴上字条：“谁要革命，这是榜样。”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张琼钢铁般的意志。她化悲痛为力量，率领游击队在山上坚持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张琼藏在一个农民家里生下第五个孩子。不久，被敌人发现而被捕了。敌人对她施用了种种酷刑。先把她的头发吊在树上，头发连根扯断后，又将她的半边手脚吊起来毒打。敌人追问她：“快说，你招不招？”张琼忍着剧痛，斩钉截铁地回答：“招供么？办不到！”于是敌人用刺刀朝她大腿猛刺，又用铁丝将十个手指刺穿，再撒上食盐，一直折磨到黄昏。这时，她两岁多的孩子从外面回来了，一眼见到吊在树上的母亲，便哭着喊起来。敌人象捞到救命的稻草一样，得意地向张琼说：“你要交出同党，马上就放了你，否则，叫你们母子去上西天。”张琼睁开双眼看着孩子，心如刀割，突然将满口的鲜血吐到敌人的脸上。恼羞成怒的敌人，用烧红的火钳向张琼烫去，她昏死过去了。敌人又往她身上浇冷水，待她苏醒后继续烫她。敌人用尽了花招，仍然一无所获，便令

两个刽子手把她的男孩用刺刀捅死，再剖开孩子的肚子，朝母亲的头上套去。张琼悲痛得晕死过去了。当夜，敌人以为她已经落了气，才甘心离去。当好心的农民来收尸埋葬张琼时，发现张琼鼻孔中还有一丝气，便用本来准备抬她去埋的门板把她抬回家中。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张琼竟然又一次活过来了。这以后，她以惊人的毅力沿途乞讨，历尽艰辛，从湖南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找到了丈夫贺恕。一九四七年，张琼的丈夫贺恕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弥留之际对妻子说：“我们五个孩子都没有了，我们也要永别了，希望你继续跟着党，革命到底！”

这以后，她一直跟随党从事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一九五〇年，张琼已年近五十，在上海市教育工会从事秘书工作。一日，她外出参观后回到住所，忽听外面有人喊：“张琼同志，毛主席派车来了，接你去中南海！”听到这个喜讯，她兴奋得愣住了。汽车把她带到了中南海，幸福地见到了阔别了二十九年的毛主席。主席说：“你还活着，家里还有几个人？”张琼的眼圈红了，竟一时答不出话来。后来主席又问她：“愿意做什么工作？”她说：“三十年前，我是个教书的，现在，我仍愿去做一个小学教师。”主席听了这些勉励她说：“祝你为革命培养好接班人。”

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张琼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八一年九月，张琼同志嘱托把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交给儿童福利事业后，在上海逝世。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朋友》

彭 总 到 汝 城

朱 博

一九三二年四月，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团主力由江西出师南征，向湘南挺进。湖南省政府主席、四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师师长何键急令第五区第六团保安团团长胡凤璋阻击。胡凤璋奉命带领两个武装大队共四百四十余人，枪三百余支，水机关枪两挺，前往江西崇义县文英圩驻防，企图阻止彭总进军，并派遣侦探人员到关田探听红军活动情况。侦探人员回报：“报告司令官！没有发现什么彭部大军，只有一些当地的土共”。

几天后，胡凤璋见仍无动静，即带领随从返回汝城，并命前敌临时剿“匪”指挥第一大队长焦才（资兴人）、副队长朱洪标（外号平麻本县新井人）率部留驻文英，继续防御。

四月二十二日，红三军团第一、二两军，八、九两独立师，抵文英圩与汝城县保安大队交火。战斗不到两个小时，朱洪标左脚被打伤，焦部伤亡甚重。焦便向胡凤璋电话告急：“报告司令官，红军漫山遍野，势如猛虎，无法抵挡，请求撤军后退，不然……”。胡凤璋没等焦才说完，便骄横烦躁地骂道：“饭桶！见了几个拿梭标矛子、背禾杆鸟铳的土共也吓成这个样子，又冒涨洪水，崩田缺，那里涌来这么多红军，不要疑神疑鬼的！”并命令其部“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要坚决阻击，死守文英！”红军

师长彭敖、李明瑞见焦部顽固抵抗，便命令红军迅速包围文英圩，抢夺虎头寨炮楼，步步紧逼，整整包围了四五层。在抢夺炮楼的战斗中，敌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周围的通道，无法前进。红军即派出二十多名勇士，各在屁股背后插上一个鸡毛扫帚，于拂晓前，在草木丛中，隐身分散，爬行前进。行至途中，不料被炮楼守敌保安团中队长何国清（本县云善人）突然发现，便不断惊呼口令，勇士们仍不动声色，继续沉着机智、匍匐前进，并故意摆动背后所插的鸡毛扫帚。何国清见无人答话，心中狐疑不定，不断拭目察看。然而，在月色朦胧之中，草木相影，视物模糊，把翘得高高的鸡毛扫帚误认作是狗尾巴。当红军战士靠近炮楼时，便立即进行猛烈的射击，手榴弹在炮楼开了花，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敌军惊慌失措，叫爷喊娘，抱头鼠窜，四散而逃。红军乘机张开“袋口”，逐步缩小包围圈，把两个队的全部人马逼进文英“万寿宫”，关门打狗。敌人进宫后，继续顽固抵抗，疯狂反扑。中队长胡昭仁（马桥石泉村人）更是狗急跳墙，带领三十多名亡命之徒从“万寿宫”拼死冲出重围，逃回汝城，将文英战情报告胡凤璋，并请求派兵增援。胡凤璋闻报，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吹须瞪眼，面色铁青，“娘卖屁”骂个不绝，并急忙带了一支人马前往文英援救。队伍行至热水狐狸集，只听得文英方面炮声隆隆，子弹呼呼，号声达达，杀声震天，战斗非常激烈。胡凤璋大惊失色，为保住老本，便仰天长叹，勒缰回马，退兵县城。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围困在“万寿宫”的胡匪

部，孤军无援，弹尽粮绝，最后放火烧街，三百多名敌军全部缴械被俘，自准尉以上军官，除中队长胡昭仁逃脱、中队长何国清、何廷周（本县泉水新村人）身穿破衣，面擦墨烟，伪装伙伕混入士兵队伍，被侥幸逃命外，其余二十余人统统被押往关田，就地镇压，所有士兵全部遣放回家。

红军在文英全歼胡部后，即乘胜前进，直取汝城。胡凤璋如惊弓之鸟，丧魂落魄，望风而逃，匆匆带领县财政局长朱超凡（汝城新井人在福建当过县长）、特商（鸦片）工会、县城机关职员和保安团全部人马败退马桥石泉，龟缩于上古寨老巢。并推朱松侑等向广东陈济棠处，宛方舟（县长）、胡树勋（省参议员）等向湖南何键处分别求援。五月一日，红军占领县城后，兵分两路：一路在县城及附近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另一路举旗挥戈，直指胡之老巢——上古寨。

胡凤璋在撤离县城仓惶逃命之际，把二十多名伤员弃于曹氏宗祠，这些伤员受到了红军的优待和照顾，由一位姓朱戴近视眼镜的红军副师长前往探望，并送给半边猪肉，还每人发给一个银光洋，叫大家购买牛奶，补充营养，好生养伤。全体受伤人员无不感激涕零。为了安全起见，红军动员这些伤员离开县城，由崔医官（永兴人）带领转移到苏仙岭脚的白鹤庵继续调治。

上古寨，四面悬岩绝壁，再加围墙坚固，大有“一夫挡关，万人莫开”之势。红军一面强攻猛打，一面找熟悉山寨情况的石泉村农民胡转古和马桥圩油匠、原资汝桂警备团团长胡湘的警卫胡唐生（后均被胡凤璋杀害），带领红军战士到寨东边一处有泥土的地方挖掘地洞，通向寨中

心，准备用四、五付棺材，装满硝磺火药，轰倒上古寨。地洞将要挖掘成功的一个晚上，胡凤璋以重金鼓惑其部暴徒何国民（本县云善人），范老三（外号杉树鼻头，本县益道人）等五人，深夜下寨偷偷摸入洞中，抓走挖洞红军战士，杀害于上古寨。广大红军战士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紧接着战士们奋勇争先，挖洞不止。胡凤璋见状，丧魂落魄，急若热锅上之蚂蚁，又见红军声势浩大，斗志昂扬，更觉走投无路，命在旦夕，便急派中队长何廷周之弟何缺子，于寨背密林之中，用箩绳从树上吊下，逃出上古寨，向湘军告急。胡昭仁则向广东粤军告急。五月十三日，湘军二十八军十五师侯鹏飞旅，张毅中旅，粤军陈汉光警卫旅进入汝境。何廷周得意忘形地把头伸出上古寨围墙炮眼，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红军兄弟们！我们的救兵大军就要到了，还不赶快投降！”。话音刚落，只听得“砰”的一声，子弹射进了何廷周的脑袋，何应声倒地。

这时，敌侯鹏飞旅已至马桥单岭头，粤军已到达大坪六里坳，江西的刘绍先、李明两师也蠢蠢欲动。

由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于五月十三日撤出汝城，于集龙给“送行”的侯、张两旅以沉重的打击后，向赣南转移。